

佛法能效貢獻於現代世界

謝扶雅

一、世界四大思想系統中的佛法

在五四（一九一九）新文化運動的期間，佛學者歐陽竟無在南京創立了一所支那內學院，重新闡揚佛法。他撰作了「佛法非哲學亦非宗教」一文，引起了學術界異常的重視。大陸變色之後，筆者曾仿該文題目的形式，在香港人生雜誌上發表了「儒術非哲學亦非宗教」的文字。這就顯示了世界上有四大不同系統的文化思想。希臘系統的文化是哲學（包含科學在內），希伯來系統的重心是耶穌基督的宗教，中國的正統思想是儒術或儒道（註一），而印度系文化的頂峯是佛法。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雅士伯斯（Karl Jaspers）作「大思想家」一書（一九五六年德文版，一九六〇年英譯本），首列蘇格拉底、佛陀、孔子、和耶穌為獨特的楷模人格（Paradigmatic individuals）。雅氏顯然把這四位巨人看作奠定世界四大文化系統的核心。蘇格拉底是希臘哲學的正宗，他要研究萬物的普遍概念；耶穌把希伯來宗教湧至最高潮；孔子發明人倫關係的理想，為中國永奠實踐文化之根基；釋加牟尼悟得「正等覺」的法門，要度衆生從苦海到達「

彼岸」。這四種思想因探究方式與着重點之不同，遂發展成不同類型的四大文化系統。

不過，正如優生學所說明的，兩個血統不同的異性相結合之後，往往產出優秀的天才一樣，世界文化史上，希臘哲學與基督教滙集的結果，曾產生了彪炳燦爛的歷代神學，及以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為旨趣的近代西方文明。而在中世紀的神州，儒道與佛法相融會，亦產生了新哲學與新藝術的輝煌成果。這種文化潮流互相激盪的趨勢，或隱或顯的指出在最近的方來，東西雙方學術交流，分光互映，其結果，似將更開出新奇的花朵和結下累累的果實來。特別是西方今日，由純理論科學演變下來的技術工業文明，已到推車碰壁的地步，而基督教亦陷入疲敝的低潮，急迫需求東方文化的楊枝甘露為之調劑其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。本文姑且略過儒家之道，而特將佛法提出來，認為足以大效貢獻於未來的世界文明。

釋加牟尼於其圓寂時，自稱我身雖逝，但我的「法」則將永存，可由代代的從者傳授衣鉢，宏揚之於萬世。佛門稱有三寶：（一）佛寶；（二）法寶；（三）僧寶。佛法之必可永傳勿替，是佛陀自己以身作則，採取了革故鼎新，將印度古時的婆羅門

教加以改正，由外在的儀文而把握內在的心性，並且隨機應變，點悟迷津。爲了它有一萬八千法門，所以特稱爲「佛法」，以別於通常的宗教或主義。一般人認爲佛教是厭世，是消極，是一種虛無主義，無補於人的實際生活，尤其是對於政治，真是所謂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佛法雖高調自度度人，救世濟衆，然終陳義太高，遠水亦不能救近火。現代世界是一個十足不扣「政治掛帥」的世界，宛如我春秋戰國時代，群雄角逐，所需要的是縱橫捭闔的外交把戲，爾詐我虞的政客陰謀，要不然，便是真刀真槍，飛彈核爆。你們佛徒一班出家人只能唸唸阿彌陀佛，又何濟於當前的複雜糾紛。然而佛法真無所裨於解決目前的世界問題嗎？

二、現代世界文化的嚴重危機

首先我們指出：現代盛行的世界文化，實不外乎西方強權——更露骨地說，即是美國和蘇聯——心目中價值概念所表現出來的文明。若用中國的一句老話，現代世界的風氣只在講求「富國強兵」之道。沒有富強的國家便被稱爲「落後」。而美蘇這兩大超級強國的指導原則，一方是自由

資本主義，另一方面則是極權共產主義。兩者雖若水火之不相容，但實同為希臘和希伯來兩個思想系統流傳下來而醜化惡化了現象。希臘文化的根莖端在思想自由與個性創造。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原是基督教天國觀念的「無階級」大平等的人間天堂。可是，耶穌基督當年雖曾極度為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抱不平，却絕不主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，而原始教會的共產團契純是自願自發，更非藉特務制度以強制推行。不過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，馬列主義之所以勃興，亦是為了針對工業資本帝國主義毒害汎濫，而不得不以毒攻毒。

其實原始希臘的哲學與科學，本為愛 (Philos) 智 (Sophia) 的追求真理，是一種「為知識而知識」(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sake) 的純理論興趣。不料入至近代，思想態度竟由探究自然 (Knowledge of Nature) 一變而為「征服自然」(Conquest of Nature)。由是機械技術，當陽稱盛，工業蓬勃，資本集中，金融帝國勢非向全世界擴展勢力。希臘時代(原子論的德謨克利圖 (Democritus))，決乎意想不到後人會從原子發展核子武器。發明萬有引力的牛頓，也未嘗夢及數百年後他這理論能被利用發射軍事衛星。今日美蘇兩強，太空站上握手言歡，表面上互唱「低盪」(Detente) 而暗中仍不斷核武競爭，雖然明知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大地上人類噍滅無遺，然而總在彼此勾心鬥角，拿別些國家來做擴張自己勢力的狗肉！

人性中具有個性與群性，本如鳥生雙翼，車

作兩輪，貴能調和合作。而由個性發生的自由創造，自屬文化價值之所憑；另一方面，由群性發生求平等博愛的理想，也是為了人類幸福的共同要求。可是，行使自由而漫無節制，企求平等、博愛而誤用偏激的手段，則勢必流弊百出，禍害叢生。但是，為什麼自由會放縱無限制，而平等思想會流於偏激呢？這是由於人為物欲——權力慾和利慾——所蔽，所支配，失去了平衡，不能隨時作適當的調劑。例如自由企業的資本制度，縱使略有修改為新資本主義，而個人享樂的思想一日堅持不變，即經濟上的惡性循環亦就一日不會停息。人欲無止境，資源有窮時，這是自由主義國家的死結。反對方面的共產主義制度，為了實行強制分配，生產方面必然萎縮；加以內有權力鬥爭，外有資本帝國勁敵，人民無法安居樂業，且不得不被壓榨作奴役馬牛。共產主義的根本難題是目的與手段無法一致。為了企達無產階級理想社會，却不斷自造新階級，因而不斷奪權鬥爭，且又必窮兵黷武以對外，這樣，天下怎能太平？世界怎能改造？怎能達到理想天堂？

西方現代世界之所以走向更悲劇的境地，則因明明都抱着功利主義與唯物論的世界觀，人生觀，却又假面目大唱和平，假道學高調維護傳統秩序，以致引起一般敏感的青少年絕大反響與厭棄。他們顛破了現世界的一片虛偽，因而不惜搗亂破壞現行秩序，抗拒一切傳統禮法，蓄鬚披髮以表示原始，吸食大麻以解消苦悶，濫交異性或同性相戀，以撲滅男女之大防。其甚者則公然搶掠、綁架、劫機，無所不用其極。至因都市

污染，工作緊張，而引致身心不健全與精神變態者，猶其餘事。醫學、精神分析學，與行為學派的心理學家，則競為低級小動物的試驗，以應用於萬物之靈的人，且自鳴得意(註二)。更有學術文藝甘為統治階層作了御用工具，視若理所當然。學人之人格掃地，後起之教育蕩然，則世界前途固何所託？時髦之說者輒以「代溝」二字強為解釋，實則上一代已成麻木僵頑而無可救藥，下一代則沉悶虛脫，若無主之孤魂。這是一個全面失落了的人類社會，大家都在顛倒昏糊，沉醉迷夢之中！

三、佛法所可效獻於當代者

佛法的總訣竅即在叫人從迷夢中覺醒過來。「佛陀」是梵文 Buddha 的譯音，而其意譯則是「覺」之一字。覺醒轉來呀！回頭是岸呀！西方現代的風尚是求「進步」(Progress)。他們那種進取或不斷征進的精神是很可佩的，但其流弊亦即由此叢生。前進、前進、一直向前征進；一進十、十進百、百進千，有了十萬想百萬，成了富翁想做皇帝。皇帝自己想成為長生不老的神仙，即或死了，也期望像秦始皇帝，有繼承他的二世、三世……，以至萬萬世無窮。本來進取和進步是出乎人本性的欲求，而若不受理性的制馭，着了迷，便恣肆狂決，禍害叢生。球迷、影迷，貽害也小，若權力迷，而至於秦始皇、希特拉、史達林、毛澤東，便貽害及全世界或後世。可憐現代人，尤其是西方人，公認為進步是理想的人生，理想的社會，理想的文化。總是前進

，從不回頭。中國的老莊會唱「復返自然」。但佛「回頭是岸」的呼籲，與老莊似同而實異。老莊認為原始太古時代是黃金時代，開化文明便是墮落，所以「人為」是罪惡，而「天然」是理想。荀子評「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」，確非虛語，佛陀却承認人自身具有「佛性」，可惜這虛明靈覺的佛性，總是給「無明」障蔽了。「無明生業，業生惑」是釋迦對現實人生的判決書。西方文化的最大業障乃是執迷於「我」對「非我」的征服。共產黨人視資產階級為「非我」而必欲征服之以為快；資本大亨要求他資金的累積，業務擴展全球。而超強的蘇與美則爭欲征服太空，由登月而達金星，……競爭、進取、進、進、進，從不回頭。

佛法的回頭是岸，並不是教你倒退、消極，却是教你從茫茫苦海抵達前津的「彼岸」（梵名「涅槃」Nirvana）。而這也並不是所謂「出世」，無寧是積極修行，開悟到自己固具的阿賴耶識。欲達此境，必須把握著「二空智」。所謂「二空智，即是「破我執」與「破法執」，亦即恍悟「我空」與「法空」（註三）。若悟「我空」，便從自我解脫，而永無如西方文化中「我」與「非我」的對立及仇讐。但請讀者切切注意佛法中這個關鍵辭——「空」，決不可誤解作老莊學者心目中的「無」，或宋明理學家修省工夫中的「虛靜」。西方漢學家會譯「空」為 *Nonbeing* *Nothingness*, *Empty*, *void*，都是不正確的，殊滋誤會的。今人沈家楨用近代科學方法解釋由化學分解，由電磁、X光照見人身，不是血

肉肢軀，而只是骨骼或電波，因而推進一步，由佛眼看來，一具身體竟是淨白而空無所有。這個類推法也不適合的。空不是無，前人早已明白肯定了。中國佛書中喜說「真空妙有」，這與西方現代哲學中某學派認為 *Process* 即在 *Reality* 中，*Reality* 即在 *Process* 中的說法很相接近。我隋唐時代的華嚴天台兩宗，亦常用「一多互攝」的理論來說明這個真空妙有。若用西方現代神學的一派，說上帝即造化，造化即上帝，則「空」字的西譯不妨逕作 *Spirituality* 甚或 *Deity*，爲了「上帝是靈」，「看不見的上帝」（具見新約約翰福音及聖保羅書信）。「空」的另一別名是「真如」。大乘起信論謂「真如自性非有相，非無相，非非有相，非非無相，非有無俱相，非一相，非異相，非非一相，非非異相，非一異俱相」。西方基督教神學無不討論上帝是什麼什麼，佛法決不從「是什麼什麼」說真如，所以「空」究竟不是基督教的上帝。然而我們不妨說，「空」是佛法中的上帝。

「法執」更是東西所有哲學中的世界觀——尤其是實用主義，功利主義，唯物論——之通病。物理學（今亦稱宇宙哲學）到達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可謂登峯造極。但佛法將天地萬物以及古往今來一切學理、規則、符號、公式，付之一「空」，因為它們都不過是從人的心所反映出來及組織起來的意象（*ideas*），而不是宇宙本身的廬山真面。西方近世大哲康德（*I. Kant*）曾將這個宇宙本體號之為「物自身」（*Ding-an-sich*），付諸不可知之列。他後來却把認

識力返身向後一窺，便透悟到「上帝存在，靈魂不滅，意志自由」的三大原理。佛法教人轉醒回頭，亦就是這個意思。可憐衆生無不執着那些謬誤虛幻的信念，遂致浮沉顛簸於苦海中，而終溺斃。秦始皇、希特拉、史達林，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」？羅馬帝國，日不落的大不列顛版圖，今亦安在？當年溫莎公爵藉了娶美國兩度離婚婦的辛浦森，而拋棄九五之尊的王位，本意是對大英霸權的抗議，與釋迦王子逃出王宮，獨去枯坐於菩提樹下八年的行動，小異而大同。果使尼克森略明佛法，斷不致導演「水門」的醜劇了。以埃諸邦當局倘能親近佛陀，便不會長期爭戰，延及捲起石油的浪潮，以致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衰退，社會動盪不安。英美稱為民主憲政的最好示範，事事循序進行，走上正軌，然若執政者有所迷執，無佛陀智慧與菩薩心腸，便可在國內國外造成無窮災害，貽禍全宇蒼生（註四）！

四、餘論

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，大家競唱歡迎西方的德（*Democracy*）賽（*science*）兩先生，却一字不提西方精神文明之一環的基督教，且反出現「非基督教運動」與「非宗教大同盟」。其實我們若能在故園中發揮東方的精神文化，尤其是佛法的幽光，產生新法藏，新智頭的大師高僧，重再闡明佛陀的大智慧，則一般熱忱而朝氣的青年學子，何致群嚮往於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辯證法，而大陸亦終不會趨至赤禍的沉淪了。須知一種文化之重再發皇，需要特殊的外在環境逼

出一兩位新的天才思想家。釋迦牟尼逝世之後，印度不斷出現名僧，如馬鳴龍樹，如世著護親，使佛法發揚光大，吸引中土哲士，而至唐玄奘達最高潮。時至今日，世運萎靡，人心沉溺，實對佛門弟子們為一大挑戰。是否可見佛陀之重生，以挽救此一浩劫，應有待於時會之一大因緣。

民國六四年乙卯立秋寫畢於美東寓

註一：儒學在西漢時稱為「儒術」或「經術」。今人陳立夫氏用孔子「吾道一以貫之」語，編作「四書道貫」一書（一九六六，台北世界書局）。劉師舜氏英譯為「The Confucian Way」（1972, National Chengchi U. and St. John U. 轉成漢譯應為「儒道」）。中國古文「道」本寫作「衢」，與「術」字同從「行」（古作𠄎，是東西大道，南北通衢的象形字）的部首，皆寓實踐，踐履，人人必行之道路的意思。

註二：姑舉現代學術界墮落之一例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實百里（Wm. de Berry）於一九六三年出版「中國傳統資料」一書（Source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s），約計一千餘頁。其中譯述孔孟之道，不過寥寥數頁，而實氏本人介紹中共政權毛澤東劉少奇言論竟達百頁之多，佔全書幾什分之一。此本屬純學術性的構著，却為了市場上流行

中國大陸新政權，得見此書暢銷的生意經，而不惜歪曲歷史，污穢學術，寧不可悲！

註三：「法執」、「法空」之「法」字是指「世間法」，而與「佛法」恰成對敵之詞。幸請讀者加以區別。

註四：「政（治）教（宗教）分離」乃是近代西方長期痛苦經驗所得的良好教訓，本文並非企望佛教教團去支配政治。不過我們須注意：第一，佛法跟宗教不甚相同，它是「正等覺」，是真智慧。第二，佛法是超政治，超政黨的，但我們並不反對佛門弟子論政或從政。佛法反對一切罪惡。它的功用乃是「直指人心」，「指導人正確思想及行爲（包括政治行爲在內）。



本月新書
文學家的故事

唐潤鈿 著 定價五二元

本書分別介紹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元稹、陸放翁、李清照、鄭板橋、金聖歎、班固、班昭、蘇東坡、周美成等十二位文學家之生平、作品及其人格與作品風格。頗富趣味性，有活潑面，讀後對這幾位文學家及其作品，有較深的印象和理解。這些文學家的介紹，自民國六十二年四月起先後在各報章雜誌發表，頗受各界之好評，用特彙集成冊，付梓印行，以饗讀者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郵政劃撥帳戶：一六五號